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文史丛书之四十

瓯语音系

沈克成◎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 目 录 ◎

第一章 温州话能否归属瓯语系

- 第一节 温州历史与沿革 001
- 第二节 温州话是一种独立方言 002
- 第三节 浙南瓯语调查研究报告 006

第二章 瓯语的区域分布和内部差异

- 第一节 温州地区的方言多达 12 种 011
- 第二节 温州方言中的瓯语分 26 类 016

第三章 温州话的语音系统

- 第一节 温州话声母 032
- 第二节 温州话韵母 035
- 第三节 温州话声调 036
- 第四节 温州话的声韵搭配 039

第四章 瓯语的特点和韵母的演变

- 第一节 瓯语的特点 040
 - 一、瓯语与吴语相同处 040
 - 二、瓯语与吴语不同处 041
- 第二节 瓯语韵母的演变 042
 - 一、古阴声韵的演变 042
 - (一) 果摄歌戈韵 042
 - (二) 假摄麻韵 044
 - (三) 遇摄模鱼虞韵 045
 - (四) 蟹摄哈泰皆佳祭齐灰韵 045
 - (五) 止摄开三支脂之微韵和合三支脂微韵 046
 - (六) 效摄豪肴宵萧韵 047
 - (七) 流摄侯尤幽韵 048
 - 二、古阳声韵的演变 048
 - (一) 咸摄开一二覃谈咸衔韵和合三凡韵[a] 049
 - (二) 咸摄开三四盐严添韵和山摄开三四仙元先韵[i] 049
 - (三) 深臻曾梗摄开三四侵真殷蒸庚清青韵[aŋ][əŋ] 049

（四）山摄开一寒韵端精组、开合二山删韵见组、合三元韵非组[a]	050
（五）山摄合一桓韵帮组、臻摄合一魂韵端精组[ø]	050
（六）山摄开合一寒桓韵、臻摄开合一痕魂韵和山摄合三四仙元先韵[ø][y]	050
（七）臻摄合三諄文韵见系、梗摄合三庚清韵见系、通摄合三东韵知见系[iəŋ][oŋ]	050
（八）宕摄开合一唐韵、宕摄合三阳韵非组、江摄开二江韵帮见组[uɔ]	051
（九）宕摄开三阳韵崇生母、合三阳韵见系、江摄开二江韵知庄组、通摄三钟韵精组知见系字[yɔ]	051
（十）宕摄开三阳韵、梗摄开二庚耕韵[i][ɛ]	051
（十一）通摄合一东冬韵、合三东韵非组字、钟韵非组泥来母字[oŋ]	052
三、古入声韵的演变	052
（一）深开三緝入、臻开三质入[i]	052
（二）臻摄合三术物入、梗摄合三昔入、曾摄合一三德职入[y][ai]	052
（三）曾摄开一德入、开三职入[e][ei]	053
（四）梗摄开三四昔锡入端知系字[ei]	053
（五）通摄合一三屋烛入[u][əu]	053

第五章 中古音摄韵与瓯语对应关系

第一节 阴声韵	055
第二节 阳声韵	065
第三节 入声韵	074

第六章 瓯语语音的通押

第一节 阴声韵	080
一、阴声韵效流摄互押之二[iɛ]	080
二、阴声韵效流摄互押之四[ə]	080
三、阴声韵流摄开口一三等互押[au]	080
四、阴声韵流摄开口三等互押[iau]	081
五、阴声韵果遇流止摄互押[øy]	081
六、阴声韵果遇止摄互押[ŋ]	081
第二节 阳声韵	081
一、阳声韵宕江通摄互押[yɔ]	081
二、阳声韵深山臻江摄互押[aŋ]	082
三、阳声韵咸深臻曾梗通摄互押[iaŋ]	082
四、阳声韵深臻曾梗摄互押之一[oŋ]	083
五、阳声韵臻曾梗通摄互押之二[oŋ]	083
六、阳声韵山臻梗通摄互押之三[iəŋ]	084
第三节 入声韵	084
一、入声韵江通摄互押[yo]	084

二、入声韵深臻曾梗摄互押[iaɪ]	084
第四节 阴声韵与阳声韵	085
阴声韵效流摄与阳声韵宕江两摄通押[uɔ]	085
第五节 阴声韵与入声韵	085
一、阴声韵假效摄与入声韵咸山宕梗摄通押[ia]	085
二、阴声韵遇蟹摄与入声韵山曾摄通押[e]	086
三、阴声韵果假遇蟹流摄与入声韵咸山宕江梗通摄通押[o]	086
四、阴声韵果遇蟹止流摄与入声韵臻通摄通押[u]	087
五、阴声韵果遇蟹止摄,与入声韵深梗摄互押[ɿ]	088
六、阴声韵果蟹止效摄,与入声韵深山臻曾梗摄互押[ai]	088
七、阴声韵假遇蟹止摄,与入声韵咸深山臻曾梗摄互押[ei]	089
八、阴声韵果遇流摄,与入声韵曾通摄互押[əu]	090
九、阴声韵流摄与入声韵通摄通押[iəu]	090
第六节 阳声韵与入声韵	091
一、阳声韵宕梗摄,与入声韵咸宕摄互押[ɛ]	091
二、阳声韵咸深山摄,与入声韵咸深山臻宕摄互押[ø]	091
第七节 阴声韵、阳声韵与入声韵	092
一、阴声韵果假蟹止摄,与阳声韵咸山梗摄,与入声韵咸山臻曾梗摄通押[a]	092
二、阴声韵假蟹止摄,与阳声韵咸山宕江摄,与入声韵咸深山臻曾梗摄通押[i]	093
三、阴声韵果遇蟹止摄,与阳声韵山臻摄,与入声韵山臻曾梗摄通押[y]	095
第七章 瓯语系各地方言声韵拼合表	
一、温州话声韵拼合表	096
二、永强话声韵拼合表	098
三、永嘉话声韵拼合表	099
四、乐清话声韵拼合表	100
五、虹桥话声韵拼合表	101
六、瑞安话声韵拼合表	102
七、陶山话声韵拼合表	103
八、平阳话声韵拼合表	104
九、宜山话声韵拼合表	105
十、文成话声韵拼合表	106
第八章 瓯语系各地方音同音字汇	
一、温州话	107
二、永强话	124
三、永嘉话	140
四、乐清话	158
五、虹桥话	175
六、瑞安话	192
七、陶山话	209

八、平阳话	226
九、宜山话	243
十、文成话	260
第九章 瓯语系各地方音与温州话比较	
一、永强话与温州话比较	277
二、永嘉话与温州话比较	295
三、乐清话与温州话比较	313
四、虹桥话与温州话比较	334
五、瑞安话与温州话比较	353
六、陶山话与温州话比较	372
七、平阳话与温州话比较	391
八、宜山话与温州话比较	411
九、文成话与温州话比较	430
第十章 瓯语系各地方音对照表	
第一节 阴声韵	449
第二节 阳声韵	487
第三节 入声韵	523
后 记	540

第一章 温州话能否归属瓯语系

第一节 温州历史与沿革

温州市位于浙江省东南部，瓯江下游，是浙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国最早14个开放城市之一。东濒大海，西接丽水，南临福建，北交台州。辖鹿城、龙湾、瓯海、洞头四区，瑞安、乐清二市和永嘉、平阳、苍南、泰顺、文成五县。

早在距今约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温州大地上就已生活着一群“瓯人”先民，他们过着非常原始落后的渔猎生活。

大约距今四千年的夏代早期，浙闽境内生活着三群讲不同土著语言的部族，他们由部族逐渐形成三支不同的族群。越人形成“於越族”，瓯人形成“瓯越族”，闽人形成“闽越族”，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共同语言，经过进化和发展，形成今天的吴语、瓯语和闽语。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这里原有一个诸侯国叫东瓯国，东瓯国当时讲什么话呢？据《史记·东越传》记载，古瓯越属于百越中的一支，他们所说的是古越语，《说苑》所载《越人拥楫歌》是叙述一位出使越国的北方使者听不懂船夫所唱的内容而需要翻译的故事，这说明古越语与北方汉语不属于同一种语言，两者差异很大，有学者认为古越语非汉语，属于侗台语系统，是今日侗语、水语、壮语、傣语、黎语，以及泰国泰语、越南京语、缅甸掸语等共同祖语的兄弟语。现在我们所说的温州话中还留有許多古瓯越语的痕迹，如温州人说话时喜欢将修饰成分倒置在中心词之后，如“板砧、髀蹄、饭焦”等。在词汇方面，也有许多基本词汇跟现今的泰、傣、壮、侗、京语相同，如田野，温州话说“垵”；木筏，温州话说“排”；骂人，温州话说“讚”；阉割，温州话说“缴”，音同泰语；大锅，温州话说“铔”，音同侗语；鸟啄物，温州话说“咄”；酒坛子，温州话说“埕”；傻、蠢，温州话说“憨”，音同壮语；上瘾，温州话说“念头”；蓓蕾，温州话说“蕊”；抚摸，温州话说“捋”，音同越南语；抛物，温州话说“甩”，音同拉珈语。这些都应该是古瓯语的残留。

春秋中期，今江苏泗洪一带的徐国臣民迁居温州，汉字开始传入温州，并促使原始瓯语得以进一步发展。

战国中期，楚灭越，宁绍平原上的越国臣民南逃温州，带来先进的越文化，使土著瓯语与越语产生交融和渗透。公元前3世纪，楚国派春申君加强对吴越之地的统治，楚人在吴越等地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在这一段时间里，东楚方言与古吴越语相融合，形成一种有地方色彩的汉语——江东方言。这是楚人给吴越地区带来的最初的华夏语影响。从此，汉语通过楚方言的形式大量地进入吴越。温州话中至今还保留着南楚沉

湘方言，如发怒叫“悛”、染病叫“过人”、抛弃叫“丢”、游玩叫“嬉”、怎么样叫“瞥那”、螳螂叫“头髦公公”、蝼蛄叫“土狗”等等，温州话中有两句最具方言特色的俗语词“吃吃嬉嬉哈哈戏”、“牛拔过胎勿着虱爬过密密掐”都见于楚语。江东方言是温州话中前、中古层次的主要来源。江东方言在六朝时称为“吴语”，但性质跟今吴语不同，它应是现代吴语、江淮官话、闽语、徽语的共同祖语，因此我们称之为古吴语。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全国分为 36 郡，于吴越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置郡设官驻兵，标志着汉人对吴越地区进入正式开拓阶段。秦置东瓯地于闽中郡辖下，但当时越族力量还很强，浙南、福建一直还是越人的天下。

据《史记·东越列传》，汉惠帝封瓯越王驺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其国境辖今浙南温州、台州、丽水地区，国都东瓯即今温州，故温州又名东瓯。西汉初年，东瓯跟闽越不和，闽越攻打东瓯，东瓯国王向汉武帝请求西迁，武帝建元三年（前 138），诏命迁东瓯四万子民于江淮间庐江郡，但实迁的仅王族、军队、畿内豪强臣民，越人避迁遁逃山林者甚众。此后，东瓯故地便在闽越的统治之下，瓯语又与闽语产生交融。早期的瓯语就这样在越语和闽语的夹缝中演变和发展，形成今天瓯语（温州话）的雏形。汉末离乱、三国纷争，东瓯故地山越人复出，昭帝始元二年（前 85）于东瓯故地立回浦县，西汉末削为回浦乡，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为东瓯乡。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以东瓯乡置永宁县，仍属会稽郡，三国吴太平二年（257）改属新分之临海郡。

东晋太宁元年（323）又从临海郡分置永嘉郡，辖五县，为温州建郡之始，并始建郡城。隋开皇九年（589）废郡，改永宁县为永嘉县，隋大业年间一度与临海郡并置于处州（括州）辖下。

唐武德年间一度分置东嘉州，贞观年间又属括州。上元二年（675）始置温州，因地在温峤岭南，“虽隆冬而恒燠”，故取名温州。五代曾为吴越国地。南宋咸淳年间升为瑞安府，元至元年间改温州路。

明清都称温州府。1912 年废府后曾置瓯海道并为道治，直到 1927 年废道。1935 年设浙江省第八行政督察区，区专员公署驻此。

1949 年分永嘉之瓯江以南地、以旧府县城为中心置温州市，市府驻旧城区，即今之鹿城区。

第二节 温州话是一种独立方言

任何一种方言都有历史上的传承，不论是外来语言的入侵，还是自身语言的演变，语言（语音）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论变化有多大，前后总是有联系的。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温州在汉代才得到开发。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是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改变了政治格局，也导致了方言分界的变化。由于永嘉之乱，北方难民不断南迁，温州在东晋时为永嘉郡，晋之前先后隶属会稽郡、临海郡。从温州独立为郡及人口数量的增长看，南迁北方难民中有不少迁入温州，名门望族也不在少数。北方移民带来的北方话，奠定了现代温州话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粗算，温州话的年龄在 1500 年左右。也就是温州方言发端在汉末东吴，南北朝后期已基本形成。至

唐初,温州话开始有了雏形,并得到独立发展,成为一支自有特色的方言。至宋代,温州瓯语已相当成熟,其框架已非常稳定了。这可以在著名字书《六书故》与南戏作品《张协状元》等文献中找到佐证。

宋末永嘉人戴侗(1200-1285)的名著《六书故》大量采录家乡温州方言的俗语、俗字、俗音,充分表明当时温州话已接近今语。如喉咙称“灵喉”,河豚称“乌狼”,鲷鱼称“鲷鳗”,臭虫称“茭虱”,小蟹称“蟛儿”,篮类称“箬”等等。

现存最早的南戏《张协状元》,一般都认为是南宋时温州“九山书会”才人的作品。这个戏里丑角、净角、副末的说白中已使用了不少跟现代温州话特点相同的语句,如“老鼠拖个驮猫儿”,已跟今天说法差不多了。

从移民史、人口史可知,温州在永嘉丧乱之前是住有土著的,由于移民迁入,大部分土著被同化,小部分迁往福建等地。瓯江流域在当时属于开发程度较差、人口稀少的地区,因而能给更多的移民提供可生存的空间,而且因为风光秀丽,气候温煦,成了高官贵族、文人雅士落脚扎根的首选之地。就在这前后不超过二百年时间里,如果温州地区没有外来移民,而是靠土著自身人口的繁衍,势必不会造成行政级别有如此快速的提升。

回顾历史,公元323年温州设郡之前,人口有迁出也有迁入,设郡之后则以迁入为主。温州大规模人口迁入有下列六次:

(1)西晋末年发生“八王之乱”,北方边疆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草原少数民族挥师南下,迫使中原地区汉人南逃,因而出现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规模北人南迁现象。其中迁入温州境内的人口数量很多,他们在温州各地封山占水,开辟湖田,霸占土地。

(2)唐代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触发了又一次人口南迁大潮。这次人口南迁大潮的余波一直持续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我国南方人口规模首次超过了北方。唐代后期的人口南迁中,流入温州境内的人口很多。

(3)五代时期,温州在吴越王钱氏统治下,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而福建内战迭起。这时闽人为避战乱,纷纷迁入温州境内。尤其是为避王曦战乱,从长溪赤岸(今霞浦县赤岸村)迁居温州的人数最多,规模最大。

(4)北宋末年,北方又一次陷入战乱,宋室南迁,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大规模的北人南迁现象。其移民规模最大,超过了永嘉丧乱和安史之乱,因此移居温州的人口数量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人口迁移。

(5)南宋乾道二年(1166)农历八月十七,温州遭受特大台风和潮水袭击,拔树毁屋,夜潮入城,“浮尸蔽川,存者什一”,永乐瑞平四县溺死数以万计,田禾不留一蕾。温州知州传檄,要求福建移民补籍,闽人相继迁入温州定居,为数甚众。

(6)明初为了巩固边防,在沿海设立了许多卫所,仅洪武一朝31年中设卫即达136处。大批外省籍军官率军来温州各卫所戍卫,其中多数留居温州,成为温州人。

上述六次大规模外来人口迁入温州,有的是占据式移民,有的是蔓延式移民,有的是杂居式移民,有的是墨渍式移民,有的是孤岛式移民。这些移民对温州方言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早期文明虽以北方为主,但自东晋五马渡江之后,北方文化屡遭战乱破坏,大量士人因避战乱南迁,中国文化中心就开始逐渐南移。至北宋灭亡之际,这一民族迁徙达到高潮,传统中国的北方已经完成民族大换血。自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以

来活跃在中原历史舞台的“中国人”，基本上换成了一批一批来自更北方的外族人。并形成了一种内部较为一致、相互之间基本能听懂的新兴语种——官话。官话方言凭借政治优势，逐渐为汉人接受，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汉语的基本格局。

在中国南方，永嘉丧乱，五胡乱华，晋室东渡，宋室南迁……据不完全统计，渡江南下的士族和百姓多达 100 万人以上。这一大批南下汉人带来的北方方言和江南原有的方言差异很大，因而发生了剧烈的碰撞。由于中原文明远远高于南方文明，在语言同化、渗透和融汇的过程中，往往是外来的中原话占据了上风，深刻地影响了吴、湘、粤、赣、客、闽等南方汉语。例如浙北地区受北来雅音官话的影响形成北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而远离政治中心的浙南，由于相对落后，几乎被北来雅音全盘侵占。但与此同时，老百姓说话的习惯一时仍改变不了，这一语言的底层，更使温州方言纷繁歧异。

战乱可造成方言迁徙，安定则可使方言巩固。根据温州族谱、墓志、史料，唐宋时温州曾接受闽东北的两次大移民，但这些移民并没有对温州方言造成明显的影响，说明唐宋时的温州方言已相当稳固，已形成强大力量足以同化迁入的移民，这些移民后来都改说了温州话。至于现在苍南一带有 100 多万人讲闽南话，那是明末清初过来的，所以他们说的还是闽语。

正因为温州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才致使温州成为一个多方言地区，其方言种类之多，差异之大，可谓全国之最，更是世界之最。

一种语言不同于另一种语言的区别性特征是由声母、韵母、声调、词汇、句法五个方面组成。声韵调三者称为语音特征，是语言学家非常看重的谱系特征。据此，古今中外很多学者对温州话进行归属分类。

温州人非常清楚，瓯语是汉语的方言，不是吴语的方言，更不是闽语的方言。所以，瓯语既不属闽语，也不属吴语，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独立的方言。

这样独立的方言很多，仅在温州境内就有四种，例如：苍南蛮话既不属温州话，也不属闽南话，是介乎温州话与闽东话之间的一种独立方言；苍南金乡话既有苏南、浙北的北吴语特征，又夹杂着大量北方官话成分，是吴语居民听不懂的独立方言；泰顺莒江话，有人认为属于吴语瓯江片的温州话，有人认为属于处衢片的罗阳话，这些都是欠妥的。从语言演变的历史过程来看，莒江话在吴语发展很早的阶段就与吴语分道扬镳了，所以莒江话既不属于温州话，也不属于丽水话，而是一种独立的方言。

语言学界有一共识，在语系、语族上分类的各种语言是不能互相通话的，但在语支、语组分类中的各种语言是应该能通话的，这是区分语言的一个重要指标。通俗点讲，若两种话语之间不能直接通话，则这两种话语可定义为两种不同的语言；若两者可以直接通话，则可定义为同一种语言的两种不同方言。

我们又知道，以苏州、上海为代表的北部吴语区的人跟浙东宁波、绍兴、台州人尚能通通话；宁波人能听懂上海话、杭州话，台州人能听懂苏州话、宁波话，但他们一点都听不懂温州话，这说明温州话与吴语各语组之间存在实质上的区别。同样，温州人听不懂福建话，福建人也听不懂温州话，说明瓯语与闽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因此，笔者认为瓯语既不属于吴语，也不属于闽语，而是汉语的一支独立的方言。

吴语声母有浊音，瓯语也有浊音，而闽语没有浊音，这是瓯语“吴语说”最有力的证据。但是，尽管瓯语在声韵调的语音特征方面偏似于吴语，但瓯语的词法和句法的形态特征更近似于闽语。也就是在谱系分类上瓯语接近吴语，在形态分类上瓯语接

近闽语。温州话里有很多语言特征不同于吴语，而近似于闽语，有的甚至近似于粤语。例如温州话的古全浊声母读浊音浊流，而吴语读清音浊流。所以不能只顾其一、不顾其他地把瓯语强行并入吴语，或归入闽语。

温州从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开始属于会稽郡管辖，受绍兴人、杭州人的行政管理时间很长，因而温州话受到绍兴话和杭州话的影响比较久远。但在地缘上温州更靠近福建，与福建的通商、通婚及人口迁移数千倍于绍兴和杭州。温州现有本地人口三分之二的祖宗迁徙自福建，其语言受闽语的影响既普遍而又深入人心。在遣词造句上瓯语与闽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着深层次的发生学上的关系。

目前的中国语言分类只片面考虑浊音清化和四声八调，而忽视了词法和句法的差异，更没有顾及彼此之间的互通性，即只考虑谱系特征，而没有顾及语言的形态特征。

温州语言学界人才辈出，学术深湛，就是不敢向权威挑战，这是学术之大忌。温州人必须要打破陈规滥调的束缚，建立属于自己独立方言的地位。

早在 2008 年，温籍作家吴明华先生在《其实你不懂温州人》一书中就主张应该为温州话正名。当时，我曾请教郑张尚芳先生，他认为说温州话的人只有五百来万，独树一帜似乎不很恰当，再说，不仅吴语中的东瓯片说话难懂，台州片和丽衢片同样很独特，所以不宜分得过细……

不久前，温籍学者姜竺卿在其力作《温州地理》中又旗帜鲜明地提出“温州话应属于瓯语”。笔者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既然温州话不同于吴语，又不同于闽语，我们为什么不将其自立门户，列为跟吴语系、闽语系并起并坐的瓯语系呢？既然大家都不否认温州话是一种独立方言，那么我们就将这种方言称为“瓯语”吧。虽然讲瓯语的人目前只有 520 万人，仅分布在浙南的瓯江、飞云江、鳌江流域，但我们不能忽视一种现象，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可以听到有人在说这种“鸟语”。说这种“鸟语”的人就叫“温州人”——曾经创造“温州模式”、令世人瞩目的“东方犹太人”。

当然，我们对温州话的研究还不够全面、不够透彻，我们或许还没有资格给温州话下这样的论断，但我们始终认为，温州话最终的归属，将由未来的学者说了算。

温州方言除了吴语外，还有闽南话（浙南闽语）、蛮讲（泰顺土语）、蛮话（苍南土语）、畲话（畲族客家话）、金乡话（吴语方言岛）、大荆话（台州太平方言）、罗阳话（处衢方言）等。平阳旧志称平阳的温州话为瓯语，以别于闽语、畲语、蛮话、金乡话，我们沿用旧说，以瓯语泛指温州地区各市县的吴语。

瓯语是温州地区的主要方言，分布在瓯江下游、飞云江和鳌江流域。温州市区和永嘉县是纯瓯语区；瑞安市和文成县基本上属于瓯语区，只有个别乡村通行闽语或畲语；乐清市和平阳县是半瓯语区：乐清市清江以南的海积平原是瓯语区，清江以北的大荆话与温岭话接近，属吴语台州片；平阳县鳌江下游是瓯语区，鳌江上游是瓯语和闽语的混杂区；苍南县和洞头县都是以闽语为主，部分乡镇通行瓯语。

第三节 浙南瓯语调查研究文献

现代对方言语音史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自上而下的历史文献考证法，并辅以历史比较法；一是自下而上的历史层次法，充分运用现代汉语方言语料来探测方音的历史特点。由于温州地区传世文献和考古文献甚为稀缺，所以今天我们研究瓯语音系，只能从现实的语言材料出发，去探索语言发展的线索和规律。这是一种以今证古的“回顾法”。

中华文献有着记录方言的悠久传统，我们的先辈大致从“方言释疑”和“方言录异”两个途径来记录当时方言。广泛地收集历史文献中“直接语料”，通过集腋成裘的整理，往往可反映某一时代的区域方音特征。但更多的历史方音文献是间接语料，温州自宋代有大量的作品传之于世，其中韵文较多，这些文献的作者并不是要“记录古方音”，而是行文中有意识地透露出当时方言语音。之所以有方音“泄露”，除了有意利用方音制造一种特殊效果外，一般都是“乡音无改”，不知不觉中将方音流露于用韵中。所以这些文献对于瓯语史研究而言，是难得的丰富语料。

前人和当代学者对瓯语音系的研究，按时代先后简述如下：

扬雄《方言》里已经分出“瓯、东瓯、瓯越”等区，只不过当时是一种分布在浙南的古越语。

宋末永嘉戴侗的《六书故》提出了浙南吴语台、温、括三片方言的区分。他采录了吴语方言的俗语俗字俗音，记录的例子表明当时的“温州话”已经很接近今语，例如：臭虫叫“菱虱”，小蟹叫“蟪”，尿音息遗切，阿音放黯切。

一些笔记、韵书中也有散见的瓯语材料：元永嘉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举物产常用温州俗称，如“篋箕、湖鳗、龟脚、络麻”；明太仓陆容《菽园杂记》记“台温人以张敞为浆抢；温州人又呼水母为鲐鱼”。

明清以来，涌现出十几种记录温州方言词汇的笔记、字书和韵书。

此外，各县县志也有方言部分，旧时所修多采用传统方法。

日本波多野太郎编的《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收有《平阳县志》（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泰顺分疆录》（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有的县志虽无方言专章，但方俗物产类中俗名不少，《瑞安县志》里就有较多方言材料。民间杂字书及谚语、童谣、谜语书也记录了很多温州方言材料。参见《温州方言文献集成》第一至三辑。

温州方言拼音化方面，自清末以来有：陈虬的篆体“瓯文”新字二书；平阳宋恕的假名式“宋平子新字”。

19世纪60年代，英国基督教会派人来温州建立教会。派来的传教士与当地人士一起制订方言罗马字拼写方案。由教会出版的初步研究成果有英国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的《四福音书带使徒行传》《新约圣书》，几种《赞美诗》和《温州土话初学》课本。

英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The Wenchow Dialect（温州方言）》（1884年发表于香港的China Review（中国评论）12期上、下），用比较科学的方法调查温州话。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华英字典》（上海Kelly & Walsh公司1909-1912年出版）有庄延龄所记九种方言及韩日越读音，其中有温州音注音。

英孟国美（P. H. S. Montgomery）《Introduction of the Wenchow Dialect（温州

方言入门》(上海 Kelly & Walsh 公司 1893 年出版)。孟氏是瓯海关代理税务司。这是第一本系统介绍温州方言的书,对温州老派音系的声韵调、单字字汇都有比较详细准确的记录,课文中还有丰富的词汇及例句。音系的分析也比较科学,并有简单的同音字汇。此书记音方案基本同于苏慧廉,但具体字音与之有异,因苏氏师从汤壁垣是说温州西门音的,孟氏师从陈梅生、孟介卿(1847-1916,拔贡,上代是湖北人),写字时尤以陈梅生为准,比较纯正。

余杭的章炳麟(章太炎)在 1915 年《检论·方言篇》中将汉语方言分为 9 种,把温州话归属闽语,“浙江温处台附属福建而从福宁”,曾为民初以后的地理教科书所采用,影响很大,几被视为定论。这是以语感和地域文化观念进行的语言模糊划分,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汉语方言字汇》(附编于 1915-1926《中国音韵学研究》、1923《中日分析字典》之后)即采用庄延龄及孟国美的,并大赞孟国美所记远较庄延龄为佳。他以温州话与其他吴语、官话对比,属于特点的描述而非系统的描述。吴语只收上海和温州。

1935 年湖南湘潭人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将汉语方言分为 12 系,把温州话归为瓯海系,福建话归为闽海系,把苏、松、常和杭、嘉、湖划为太湖系,把金、衢、严划入浙源系,这是语言区划的一大进步,比章太炎的区域高明得多,比赵元任的理论也精准一些,可惜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 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出版)对吴语 33 个调查点(浙南只收黄岩和温州)的声韵调系统、词汇和语助词进行调查对照,大约用 2700 个例字。记音用国际音标跟注音罗马字标音,用一种“吴语音韵罗马字”标类。声调采用音乐学上的五线谱标调。赵先生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界泰斗、方言学的奠基人,其权威学术地位无人敢挑战。《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研究方言的经典著作。作者初步设计并使用的调查表格及例字,至今一直被方言工作者所沿用。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科学的调查温州方言,首次将温州话归入吴语,在方言史研究上影响深远,所以今天中国所有的语言学者都众口一词地说瓯语属吴语。赵元任不懂温州话,也从没有来过温州,只是在绍兴找了两位温州籍发音人记音所得立论,而且其中一位王梅庵是永强人,不会讲纯正的温州话。就这样,从此就改变了温州话的地位。

傅佐之《温州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发表于《中国语文》1962 年第三期)据永嘉方言描述形容词的重叠变化,系最早研究温州方言形容词构词法的文章。

颜品仁《温州语音和北京语音的对应关系》(发表于《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63 年第一期)写声韵对应关系。颜氏是温籍学者研究温州方言并予以科学报道的第一人。但颜氏母语为闽南话,因此有些温州方言记录不够纯正。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的《汉语方言概要》(1960)、《汉语方音字汇》(1962)、《汉语方言词汇》(1964)等三本专著,吴语都只收苏州和温州,把温州作为南部吴语的代表点。

郑张尚芳《温州音系》(《中国语文》1964 年第一期)详细描写了温州城区、永强两处的音位系统。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的连读变调》(《中国语文》1964 年第二期)较早研究方言连调变化,范围从两字连调到六字连调。郑张尚芳(1964)关于介音方面的说明,除了以标准的 i、u、y 开头的韵,还有一套过渡音。他指出温州 tɕ 系声母和韵母中间带过

渡音, 这些过渡音在前人记录里大都也作为介音来处理。

张琨[美]《温州方言的音韵历史(Wenchow Historical Phonology)》(1971年发表于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32期), 原以英文发表, 有中文提要。张氏是国际著名的汉藏语言学家, 虽非温州人, 却对温州音韵变化能反映古音很感兴趣, 可惜有些地方因未能了解老派音、郊县音情况而致有疏失。

颜逸明《平阳瓯语音系》(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为作者“浙南方言调查报告”之二, 是对于市区以外温州话的最早研究论文。

陈承融《平阳方言记略》(发表于《方言》1979年第一期), 是关于平阳瓯语最早的普查报告。此文记录和分析以县城为代表的平阳话。内容包含声韵调系统及其拼合关系, 两字组连读变调, 同音词汇, 轻声、儿化问题, 常用词、词组和语法例句。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的儿尾》(1979)讨论儿尾的作用、儿尾词的构造和扩展变化。

傅佐之、黄敬旺《温州方言端透定三母的腭化现象》(《方言》1980年第4期), 指出在温州南部、西部郊区以及北边仅一江之隔的永嘉县沿江部分地区, 有端透定三母的腭化现象, 该声母逢齐齿撮口呼韵母不读舌尖音 t 、 t' 、 d , 而读舌面音 $t\epsilon$ 、 $t\epsilon'$ 、 $d\epsilon$ 。这种语音现象只限于古开口四等字, 目前它处于逐步消失的过程中。

颜逸明《平阳县和泰顺县的方言情况》(1981)对浙闽边境平阳(包括今苍南县)及泰顺两县方言的复杂情况作了介绍, 并对瓯语非瓯语进行分区, 附有详细的分区地图。

郑张尚芳(1982)分析了中古《切韵》系统中统一的“歌”韵在今温州方言中的分化现象, 分出了13个韵, 论述其发生层次及变化过程。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歌韵读音的分化和历史层次》(发表于《语言研究》1983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歌韵在温州分布为13个音的分化现象, 论述其发生层次及变化过程。

中岛幹起[日]《浙南吴语基础语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1983年出版)调查记录了温州、乐清两地的基础词汇, 比较详细。本书的出版表明国际语言学界对温州方言的关心重视。可惜他所记的音是平阳音而非温州城区音。

吴安其《温州方言的壮侗语底层初探》(发表于《民族语文》1986年第4期)一文是探索温州词汇中台语底层的专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1987年版《中国语言地图集》把吴语分为六片, 其中瓯江片就是温州吴语, 学术界更视温州话为南部吴语的代表。

郑张尚芳《浙南和上海方言中的紧喉浊塞音声母 $?b?d$ 初探》(1988年发表于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语论丛》)一文以永嘉、文成、青田等处浙南方言帮端母读紧喉浊塞音的现象与上海同类现象比较, 结合古越族历史溯其来源。根据自己调查的情况指出 $[?b]$ 、 $[?d]$ 这两个紧喉浊塞音声母分布于温州地区的永嘉、文成两县。古全清帮母字读 $[?b]$, 端母字读 $[?d]$ 。 $[?b]$ 、 $[?d]$ 虽是浊塞音, 但却依紧喉 $[?]$ 归于清音一类, 和次清声母一样读阴调, 而和全浊声母不同。

颜逸明《瓯语称谓录》(发表于1988年《吴语论丛》)对平阳县萧江瓯语中的亲属称谓词作了详细记录。对有的很难写出本字的称谓, 作者采用从俗的写法。

郑张尚芳《温州话流摄一三等交替的特点》(发表于《温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指出温州方言中“头豆”等字一等读如三等, “牛”等字三等读如一等。其中以流摄字为显。这可以说明, 古代洪音字在后世方言中可以增生腭介音成分, 变为细音。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源流探索》(发表于《温州探索》1990年第1期)结合历史

文献记载探索温州方言的发展史。

温端政《苍南方言志》(1991年语文出版社出版)是温州地区第一部方言志专著,同时介绍本县五种不同方言,是该书不同于其他方言志的独创性特色。该书比较全面记录了苍南县的闽南话、蛮话、瓯语、金乡话、客话。除对苍南县城灵溪的浙南闽语详加记述外,并对龙港瓯语作了细述。为了说明苍南瓯语与其他地方瓯语的异同,还将它与平阳昆阳话进行了比较。

钱乃荣(1992)综合介绍了吴语的特点,并记录了吴语40个地点(温州为其中的一个点)的语音资料。这些地方包括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调查过的33个地点。书的内容包含吴语的声韵调的特点、字音对照表、各地吴语连读调类型和对照表、词汇系统和常用词对照表、语法特征等。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近百年的语音变化》(1995年发表于《吴语研究》)分析了鹿城区的旧城区语音变化,并指出温州城区方音在一百年间发生了迅速剧烈的变化。方音现有新派老派两种,两派的声韵母及其配合关系都有差异。新老两派内部也各有一些差异:老派的不同年龄群对早期语音各项特点的保留是不均衡的;新派里青年人又发展了新的语音变异倾向,部分中年人中也有特异语音变化。

潘悟云《温州话音档》1998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蔡嵘(1999)记录了乐清市城关乐成镇的方言。

颜逸明《浙南瓯语》(200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介绍了瓯语的特点、分区和温州地区其他方言,并附有温州地区南部诸方言分布图,记叙了温州话和瑞安话的音系、连读变调、同韵字汇、瑞安话和温州话的异同、瑞安话的内部差异。颜书还对瓯语各片,包括苍南瓯语和平阳瓯语、永嘉瓯语和文成瓯语,作了全面的字音对照、瓯语特殊词语分类词表、瓯语语法特点举例、温州方言字音对照表。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潘悟云卷》(200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收有《中古汉语方言中的鱼和虞》《温、处方言和闽语》等文。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游汝杰卷》(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收有《略论汉语的方言岛》《古文献所见吴语的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等文。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志》(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为研究温州方言的经典之作。

盛爱萍《瓯越语语汇研究》(2011年人民出版社)中刊有虹桥话的同音字汇。

郑张尚芳《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上、下册)》201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潘悟云《高山流水》(2014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中收录《郑张尚芳分类著作目录》和《郑张尚芳先生的治学道路》。

姜竺卿《温州地理》三卷本(2015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内中有“温州语言地理”一章,很有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宋元时代直接记录温州方音的语料较少,不论是字书或韵书,都是清朝中后期及民国时期的作品,不足以考察瓯语的演变史。近代以比较科学的方法调查记录温州方言,最早为庄延龄和孟国美。但真正的科学调查是从赵元任开始的。但当时以现代方法研究温州瓯语的论著仍只有寥寥可数的两三种。尤可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前三论著外国人占两种,新中国成立后则大多数为温籍方言工作者所作,他们都使用了现代语言调查的科学方法和观点,对温州方言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和努力,涉及的范围、写作的篇幅和质量都是以前所不能及的。

现阶段,探讨瓯语历史的学者主要是张琨和郑张尚芳两位先生。郑张尚芳先生利

用韵书、字书、拼音方案和现代方音新老派语音等语料，精雕细刻，详细叙述了瓯语百年来的演变。但对百年之前的语音系统演变则尚未提及。

郑张尚芳先生（2008）指出：“近百年来，温州方言的变化特别迅速。因从 1876 年温州辟为商埠以后，至今已过了一个多世纪，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尤其解放建市后工农业建设突飞猛进，温州方言也起了急剧的变化。百年前的温州城区话和永嘉、瑞安的区别远不如今天这样大。百余年间温州城区有些声母韵母成套地消失了，有些新韵母、新介音成套地增加了，语音结构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时间不过一百多年，短短四五代人，其变化之大之速是非常惊人的。”

随着语言科学的发展和国家的重视，我们有理由相信，对温州瓯语的研究将有更深更新的进展。

第二章 瓯语的区域分布和内部差异

第一节 温州地区的方言多达 12 种

温州地处我国吴语方言区与闽语方言区的交界地带，温州方言种类之多，差异之大，可谓全国之最。在面积仅 1.18 万平方千米的温州市域内，互相听不懂的语言多达 12 种，即温州话、闽南话、闽东话、蛮话、畲客话、大荆话、黄南话、南田话、罗阳话、莒江话、金乡话、汀州话。在这 12 种语言中，相邻两种语言交界地带的居民，一般都会讲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这叫作“双语区”。

1. 温州话

温州话是温州市分布面积最大、使用人口最多的核心语言。据 2010 年“六普”资料显示，市域范围内，温州话使用人口为 520 万人（不包括外来人口，但包括温籍外出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总数的 66.08%。温州话分布在全市的 11 个县市区，其中龙湾、瓯海两区全部使用温州话；鹿城区只有藤桥镇岙底乡讲闽南话，其余全部讲温州话；永嘉县除北部少数村庄讲仙居话、黄岩话外，其余都讲温州话；乐清市清江以北讲台州太平话，清江以南讲温州话；洞头南部讲闽南话，北部讲温州话；瑞安除龙湖、大南少数村庄及海岛讲闽南话外，其余都讲温州话；平阳中西部讲闽南话，东部和西南隅讲温州话；苍南只有宜山、沪山、龙港、蒲城等少数地区讲温州话，其余都讲闽南话和蛮话；文成县的平和、公阳、双桂的部分村庄讲闽南话，南田、西坑、黄坦讲青田话，其余大部讲温州话；泰顺县 35 万人几乎全说闽语、蛮讲和畬语，仅百丈镇 1 万多人讲文成温州话，百丈口是一个温州话方言岛。此外，丽水青田县东部的温溪、万山通行温州话，台州玉环县的坎门、陈岙、李岙及椒江区的大陈岛等旧属温州的地域也讲温州话。浙北的长兴、苏南的宜兴以及皖南的个别乡村都有温州地区的移民，他们至今仍说温州话。温州是著名的华侨之乡，海外的温籍侨民约有 20 多万，法国、荷兰的华侨多数讲温州话。

2. 闽南话

温州的闽南话跟福建南部的厦门话、泉州话、漳州话相近，互相之间能通话，但与福州话、福鼎话等闽东话不能通话。为了跟福建道地的闽南话相区别，我们把温州的闽南话，连同台州玉环、丽水景宁等地的闽南话合称为“浙南闽语”。温州境内的闽南话使用人口 137.51 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的 17.48%。它的分布面积和使用人口都居温州 12 种方言的第二位，在苍南甚至成为第一语言。

温州闽南话主要分布在苍南和平阳两县。其中苍南县除东北部外，其余都说闽南话。讲闽南话的人数达 73.08 万人。分布地区是灵溪、浦亭、凤池、腾蝉、桥墩、莒溪东部、五凤、观美、藻溪、云岩、新安、望里、括山、金乡南部、石砰、大渔、龙沙、昌禅、南宋、矾山、凤阳、赤溪、中墩、渔寮、岱岭、马站、沿浦、霞关等地。平阳县除东部和西南一隅外，其余都说闽南话。分布地区是麻步、鹤溪、凤巢、腾蛟、水头、南湖、朝阳、闹村、青街、南雁、山门、凤卧、龙尾、怀溪、晓坑北部，以及宜山东部沿海的西湾和东海之中的南麂等地。

洞头、瑞安、泰顺、文成、鹿城五个县市区讲闽南话的人数共 18.65 万人。洞头的闽南话分布在洞头峡以南的北岙、北沙、双朴、东屏、半屏等地。瑞安的闽南话分布在龙湖、大南的部分村庄及东海之中的北龙、北麂等海岛。泰顺的闽南话分布在东部的彭溪、月湖、峰文及南部的蝉溪。文成的闽南话分布在文成、平阳、瑞安三个县市交界处的公阳、平和南部、双桂东部。鹿城区藤桥镇岙底乡是一个四周被温州话包围的闽南话方言岛。

温州闽南话的使用人数多，分布广，内部差异不大，互相之间都能通话，以灵溪话为代表。

3. 泰顺土话

泰顺土话俗称“蛮讲”。蛮讲是“闽腔”的谐音，与福建的寿宁话比较接近，属于闽语支的闽东话语组。泰顺土话使用人口只有 23.6 万人，占温州市户籍人口的 3.0%，占泰顺县户籍人口的 64.94%。

泰顺县是温州市语言最复杂、种类最多的区域，互相不能通话的语言就达六种之多，分别为闽东话、闽南话、丽水话、莒江话、畲客话、汀州话。泰顺语言地理分区可分为南区 and 北区两大部分，南区流行闽语，北区流行吴语，两区都有客家话的方言岛。泰顺南部闽语区分为闽东话的“蛮讲”和闽南话的“彭溪话”，北区分为丽水话、温州话、莒江话 3 种。客家话方言岛又分为“畲客话”和“汀州话”。

泰顺蛮讲分布在泰顺县中部和南部，包括罗阳镇的岭北、仙稔南部、南院、下洪、洲岭、筱村镇的筱村、葛蝉，泗溪镇的泗溪、东溪、凤蝉、横坑、九峰，雅阳镇的雅阳、柳峰、松蝉，三魁镇的三魁、西场、大安，仕阳镇的仕阳、龟湖、雪溪、万排等地。

泰顺蛮讲区又分为北蛮讲和南蛮讲两部分。筱村、下洪、南院及以北为北蛮讲，以南为南蛮讲。北蛮讲受罗阳话影响较大，南蛮讲才是泰顺蛮讲的代表音。

4. 苍南蛮话

苍南蛮话是苍南东北部宜山河口段南岸沿海地区的一种土话，它的语音方面接近温州话，但词语方面与闽南话相近。苍南蛮话与温州话、闽南话之间不能通话。既不属温州话，也不属闽南话，是介乎温州话与闽东话之间的一种独立方言。它的底层当属闽东话，后来长期受瓯语影响，才形成今天独具特色的一种土话。

苍南蛮话的使用人口 28.7 万人，占苍南县户籍人口的 22.11%。它的分布地区是宜山东南部、芦浦、肥耆、炎亭、仙居、钱库、新安、金乡北部等地。

苍南蛮话有“北腔”和“南腔”之分。北腔指与瓯语区相邻的龙港蛮话和宜山蛮话，南腔指与闽语区相邻的钱库蛮话和金乡蛮话，两者差异不大。苍南蛮话以钱库话作为代表，当地人认为钱库话是正宗的苍南蛮话。